

小品

侯 为 周昌辉等译

大 川 之 水

我出生于大川端附近的一条街上。走出家门，穿过米槭覆荫、黑墙毗连的横网小路，便来到立有上百根桩子的河边，眼前顿时展现一条宽阔的大河。从小学到中学毕业，几乎天天都望见这条河。那水，那船，那桥，那沙洲，还有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，每日忙忙碌碌的生活。盛夏的午后，踩着灼热的河沙，下河学游泳，无意中河水的气息扑鼻而来。这种种，现在回忆起来，那份亲切似乎与时俱增。

对那条河，何以如此钟爱呢？难道说，是那一川暖融融的浊水，引起无限的怀念之情？就连自己也有点儿说不清。反正，往昔每见大川之水，便会莫名地想流泪，生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慰安与寂寥。我的心绪，好似远离寄身的世界，沉浸在亲切的思慕与怀恋的天地之中。怀着这样的心境，为能咂摸这一慰安与寂寥的况味，才尤爱大川之水。

那银灰色的雾霭，绿油油的河水，隐隐然有如一声长叹的汽笛声，以及运煤船上茶褐色的三角帆——一切的一切，都会引起不绝如缕的哀愁。河上风光如许，使自己那颗童稚的心，宛如岸边的柳叶，颤动不已。

三年来，位于郊外杂树林内，浓荫覆盖的书斋里，我陶然于平静的读书三昧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不能忘情于大川之水，一个月里总要去眺望三两次。书斋寂寂，却不断予人情思的亢奋

与激烈。而那大川的水色，似动非动，似淌非淌，自能融化自家一颗凄动不宁的心，仿佛羁旅归来的香客，终于踏上故土一样，既有几分陌生，又感到舒畅和亲切。因为有了大川之水，自己的情感，才得以恢复本来的纯净。

不知有过多少次，见绿水之滨的洋槐，在初夏和风的吹拂中，白花纷纷地凋落。不知有过多少次，在多雾的十一月的夜半，听见群鸟在幽暗的河面瑟瑟地啼叫。所见所闻的一切，无不使我对大川增加新的眷恋。如同少年的心，像夏日河面上黑蜻蜓的翅羽一般易于震动，不由得要睁大一双惊异的眸子。尤当夜里，在撒网后的渔船上，依傍船舷，凝视黑黝黝的大河无声地流淌，感受到飘散在夜空与水气中的“死亡”气息，自己是何等的孤单无助，受着寂寞的煎迫。

每当遥望大川的流水，不禁想起邓南遮的心情，他对意大利水都威尼斯的风光，倾注了满腔热情：在教堂的晚钟和天鹅的啼声里，威尼斯沐浴着夕阳，露台上盛开的玫瑰和百合，在水光月影之下，显得苍白而青幽；宛如黑色枢车的公渡拉游艇，从一个桥头驶向另一个桥头，犹如驶入了梦境。于我仿佛是一个新发现，引起深切的共鸣。

受大川之水抚育的沿岸街区，对我说来，都是难以忘怀、备感亲切的。从吾妻桥的下流数去，有驹形、并木、藏前、代地、柳桥，以及多田的药师寺前、梅堀，直到横网的岸边——这些地方，无一不令我留恋。人走到那里，耳中想必会听到大川之水汨汨南去的细响。那亲切的水声，从阳光普照的一幢幢仓房的白墙之间传来，从光线黝暗的木格子门的房屋之间传来，或从那银芽初萌的柳树与洋槐的林荫之间传来。绿水悠悠、波光粼粼的大川，好似一块打磨平滑的玻璃板。哦，好亲切的水声呀！你像在絮絮低语，又好似撒泼使性儿。河水绿得

像榨出的草汁，不分昼夜，冲洗着两岸的石堤。班女①也罢，业平②也罢，武藏野③的往昔我并不清楚，但远自江户时期净琉璃的众多作者，近至河竹默阿弥④辈，在他们的风俗戏里，为了着力营造杀人场面的气氛，配合浅草寺钟声的，常用的道具，就是大川那凄凉的水声。十六夜与清心双双投河的时候，源之丞对女乞丐阿古与一见钟情的时候，或是补锅匠松五郎⑤在蝙蝠盘旋的夏日黄昏中，挑着担子走过两国桥的时候，大川之水如同今天一样，在客栈前的渡口，在岸边的青芦和小舟的舷旁，源源流过，喃喃细语。

尤其是，听水声最有情味的地方，恐怕莫过于在渡船上了。倘若我没有记错，从吾妻桥到新大桥之间，原有五个渡口。其中，驹形、富士见和安宅三个渡口，不知何时，已相继荒废了。如今只剩下从一桥到浜町、御藏桥到须贺町这两个渡口还同往昔一样，保留了下来。同我儿时相比，河流业已改道，原先芦荻繁茂的点点沙洲，已消失殆尽，不留一点踪迹。惟有这两个渡口，依样的浅底小舟，依样的船头上站着老渡工，每日不知要横渡几次这一川绿水，水绿得像岸边的柳叶。我时常无事也去乘乘这渡船。随着水波的荡漾，恍如置身摇篮里那么惬意。特别是天时愈晚，愈能深味到船上那种寂寥与慰

①日本古典戏剧“能”剧《班女》的女主角。

②即在原业平（825~880），平安朝初期的和歌诗人。相传风流倜傥，成为能与歌舞伎等古典戏剧中的角色之一。

③地名，关东平原的一部分，现指东京都中部市区，包括吉祥寺及周边卫星城。

④河竹默阿弥（1816~1893），歌舞伎剧作家。

⑤十六夜与清心，源之丞与阿古与，以及松五郎，分别为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剧本《十六夜清心》、《阿古与与源之丞》、《补锅匠松五郎》中的主角

藉的情致。——低低的船舷外，便是柔滑的绿水，如青铜一般泛出凝重的光。宽阔的河面，一览无余，直到新大桥远远横在前面好像要拦住去处。暮色中，两岸人家是一色的灰濛濛，只有映在纸拉门上的昏昏灯火，在雾霭中浮现。涨潮时分，难得有一两只大舢板，半挂着灰不溜秋的风帆，溯流而上，而且船上悄无声息，连有无舵工都不清楚。面对这静静的船帆，嗅着绿波缓流的水味，我总是无言以对，那种感触，就像读霍夫曼斯塔尔^①的《往事》诗一样，有种无可名状的凄凉寂寞。尤其是我不能不觉察到，自家心中情绪之流的低吟浅唱，已与雾霭之下悠悠大川之水，交相共鸣，合成一个旋律。

然而，使我着迷的，不单是大川的水声。依我说，大川之水，还别具一种别处难见的柔滑而温文的光彩。

拿海水来说，色如碧玉，绿得过于浓重。而大川上游，那儿根本分不出潮涨潮落，翡翠般的水色又嫌太轻太淡。惟有流经平原的大川之水，融进了淡水和潮水，在清冷的绿色中，糅杂着混浊与温暖的黄色，似乎有种通人性的亲切感和人情味。就这个意义上而言，大川处处显得有情有义，令人眷恋不已。尤其流经的多为赭红黏土的关东平原，又静静地穿过“东京”这座大都会，所以，尽管水色混浊，波纹迭起，像个难伺候、爱抱怨的犹太老头，可是毕竟予人以庄重沉稳、亲切舒适的感觉。况且，虽说同样是流经城市，或许因为大川同神秘至极的“大海”不断流通的缘故吧，所以，绝没有用以沟通河流的人工渠水那么暗淡，那么昏沉。使人觉得，大川总是那么生气勃

^① Hofmannsthal (1874 ~ 1929)，奥地利诗人、剧作家，象征主义与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。

勃，奔流不息。然而，大川奔流的前方，是无极无终，不可思议的“永恒”。在吾妻桥、厩桥和两国桥之间，水绿得如香油一般，浸着花岗岩和砖砌的巨大桥墩，那份欢快自是不用提的了。河岸近处，水光映照着客栈门前白色的纸罩方灯，映照着银叶翩翩的柳树。过午，虽说水闸拦截，河水依旧在幽幽的三弦声中，在温馨的时光中流过。在红芙蓉花中，水流一面低声愁叹，一面因胆怯的鸭儿拍羽振翅而搅成纷乱一片，闪烁着潋滟的水光，悄没声儿的，又从无人的厨房下面流过。那凝重的水色，蕴含着无可形容的脉脉温情。再譬如说，两国桥、新大桥、永代桥，越接近河口，河水越明显地交汇着暖潮的深蓝色。在充满噪音和烟尘的空气下，河面如同洋铁皮，将太阳光反射得灿烂辉煌，一面无精打采地摇荡着运煤的驳船和白漆脱落的老式汽船。然而，大自然的呼吸与人的呼吸，已经融为一体，不知不觉间化为都会水色中那一团温暖，而这是轻易不会消失的。

尤其是日暮时分，河面上水气弥漫，暝色渐次四合，夕天落照之中的一川河水，那色调简直绝妙无比。我独自一人，靠着船舷，闲闲望着暮霭沉沉的水面，水色苍黑的彼岸，在一幢幢黑黝黝的房屋上空，只见一轮又大又红的月亮正在升起。我不由得潸然泪下，这恐怕是我永生也不会忘怀的。“所有的城市，都有其固有的气味。佛罗伦萨的气味，就是白蝴蝶花、尘埃、雾霭和古代绘画上清漆的混合味儿。”（梅列日科夫斯基^①）倘有人问我“东京”的气味是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，是大川之水的气味。那不独是水的气味，还有大川的水

^① Merejkovski (1865 ~ 1941)，俄国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。伊利斯为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。

色，大川的水声，也无疑是我所钟爱的东京的色彩，东京的声音。因为有大川之水，我才爱“东京”；因为有“东京”，我才爱“生活”。

嗣后听说“一桥渡口”废弃了。“御藏桥渡口”的废弃，恐怕也为时不远了。

大正三年（1914）一月
（艾 莲译）

创 作

让我写小说么？要是能写，早就写了嘛！可我写不了，非常遗憾。我为工作疲于奔命，因此无暇执笔写作。于是，我讲故事给别人听，让别人写成小说。由我提供素材写成的小说，已有十几二十篇了。当然，都是名家名篇。不过有言在先，我提供的素材大都属于创编。当然，我从未对别人透露过此事。因为如果说出去的话，谁还愿意把我讲的故事写成小说？我总是通过想像来编排小说一样的故事，再煞有介事地讲给我的小说家朋友。尔后不出旬日，便成了小说。我写小说也是这么回事。不过，多数作品的写作技巧不合我意。这也无可奈何。

当然，要想把故事编排得像模像样，需要很多条件。我也当过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，偶尔也借用朋友的夫妻关系作素材。但从未因人物原型招惹麻烦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因为，人物原型自己不会做出我编排的那些事。我的小说家朋友出于道义，不会在婚外情、盗窃等严重事态中，沿用人物原型的真名。接下来书稿付梓成书，作家获得稿酬。此时，作家总会请我喝上一杯。其实应由我向作家致谢，但对方却乐于此道，我也便顺其自然。

但此间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困窘。事情是这样：我先设定 K 某为故事的主人公，是一位狂热的托尔斯泰崇拜者。再设定他与艺伎有染。心想这样一定有可读性，由此创编了一篇爱情故

事。写成小说发表五六天后，K 某来到我家抱怨不止。无论怎么解释说那不是写他，他都不接受。若早点儿说明那素材来自别人就好了。我却没有说明，都怪我不好。不过，听我讲 K 某故事的小说家是位大学毕业生，胆小怕事。只要吓唬他此事涉及 K 某名誉，他绝不会张扬人物原型是谁。因此，我颇觉蹊跷，追问 K 某怎么知道写的是他。结果令我惊诧不已：他真的暗自与艺伎厮混，而且见一个爱一个。百般无奈，我只好口头承担了暴露 K 某隐私的罪责，并向他谢罪。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，真叫我懊悔不迭。然而打那以后，小说家朋友们都确信我提供的素材并非杜撰。真是活见鬼！

不过，偶尔也能碰上奇巧趣事。我曾编排过一个 M 爱慕有夫之妇的故事。大丈夫理应藐视传统观念，与夫人喜结良缘。但他也同时坚信，大丈夫不可主动表白自己的恋情。于是他固守童贞，与夫人保持清白。后来，我那位小说家朋友对 M 推崇有加。其实，现实生活当中的 M 是个最经不住诱惑、最没出息的人。看到此等阴差阳错，连我自己也忍俊不禁。

你好像不太高兴？是否认为我罪孽深重？你不用掩饰，我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会看错。医生观察患者脸色就可以诊断。你有职业道德，这我明白。但我这样做又能给别人添多少麻烦呢？我不过是将甲对乙的看法略作修改而已。场合不同，是非善恶亦不同。啊？有可能以假乱真？别开玩笑！甲对乙的看法不可能有真假之别。最了解自己的，只有自己。若别有其他者，便只有创造了自己且高于自己的实际存在。

当然，甲乙若因此产生不和，则责任在我。但可以说，绝对无此可能。我对此慎之又慎。

首先，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像我这样做。也许他们并非像我目的明确，但乐于此道者肯定大有人在。例如，我实际经历过

某事，然后向我的朋友讲述。严格地说，你认为我会毫无虚构地讲实事吗？好，假定我能，但这绝非易事。所以，提供假素材和提供真素材的差异，比一般人想像的少得多。如此说来，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对小说家和诗人胡言乱语。将此说成胡言乱语很不入耳，应称之为来自想像的精彩创造。

好了。你别一脸不高兴。不如喝完那杯咖啡一起出去，到那灯下去听贝多芬。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不是有人说过，《英雄》交响曲恰似汽车马达声故而乐在其中吗？我听贝多芬时的感觉或许与此人相同。说不定，对于人生的看法也是一样的……

大正五年（1916）八月十九日

扬帆起航

成瀬君：

与你分别已一月有余。日月如梭。照此下去，你与我们分别的五六年或许不难度过。

你从横滨起航之日，当铜锣敲响，送行人群走下舷梯时，我正与琼斯站在一起。当然，只是看到他的身影在甲板闪现。后来他没去你的房间，也没进客厅，我想他或已返回。而后来他抓住我就兴奋地说，每次上船都想旅行，明年或后年还要去美国等处。我不温不火地随声附和。因为太热，胃部隐隐作痛，到底无法集中精力听他用英语讲话。

随后轮船起航，慢慢吞吞。只能从船与码头之间水面渐宽看出，否则，几乎没有轮船开动的感觉。且此时海水肮脏不堪，黄绿色的水面漂满了麦秸碎屑和油漆木片，毫无此前森鸥外先生小说《栈桥》中的意境。

你头戴草帽，身穿咖啡色西装，手执纸扇朝这边张望，神态仍然平淡无奇。记得每次放学，我们都一起走过神田区来到须田町。你总是乘上开往三田的电车，我则乘坐开往上野的电车。且后上车者为先上车者送行，已成惯例。你今天在船上张望码头的姿态，也与那时相仿。（或许我也与那时相仿？）我不时地向你张望，并心有旁骛地随意应对那琼斯。他说到英国作家“克罗普顿·玛肯基”，又说到要向俄国监狱出售越狱机

器，我真是不明所云。不过，追问多次终于听懂的是，他送行之后要去做浪津生。

后来恍然觉察，轮船与码头之间已相距甚远。我这才痛切地感受到，你将离开日本。大家都欢呼“成瀬君万岁”，你则摇动折扇回应。可我初中时代之后，从未大声喊过万岁。所以，此时我也只是摘下草帽高高举起，顺应那感伤的情绪。万岁之声仍不绝于耳。想起你会指责我“从不激情燃烧”（这是你的原话），我不禁露出微笑。我前面站着你弟弟，他把手帕系在手杖一端用劲挥舞，反复高喊“哥哥万岁！”……

后甲板有很多俄国演员，男的大都披着不干不净的单和服。那帮人会去过本乡座剧场，此时就这样衣冠不整地聚集在阳光曝晒的甲板上。眼观此景，我是无法“激情燃烧”的。而且，其中还夹杂了系着红头巾的女演员以及穿着短裤的孩子……后来，这帮人突然齐声唱起什么歌来。一个同样身穿单和服的高个头男子，做出手执指挥棒的姿态挥打节拍。琼斯在每节歌曲之间都要点头说“好！”然而好在哪里，我却无从得知。

船上热闹非常，而码头却乐不起来。随处是感伤而泣的人群。你母亲也在流泪。你的妹妹们好像也在哭。还有很多面孔虽不见泪痕，却也同样在强忍心酸。特别是身穿礼服、头戴高筒礼帽的外国长者，朝着轮船的方向挥手。此景的确有些许小说中的情趣。

“你不哭吗？”我拍拍你弟弟肩膀问道。

“哭什么呀？我是男子汉呐！”那口气仿佛在怜悯我不谙常理。我又微笑。

轮船渐渐远去，已辨不清你的眉目。只能看到你不时举起折扇，应答这方的万岁呼声。

“喂！大家都去向阳处呀！船上看不到背阴处。”

久米回头向大家说道。于是，大家都来到向阳的地方。我仍举着帽子，琼斯则在身旁挥舞怪异的巴拿马草帽。前面并肩站着高个子松冈和矮个子菊池，衣襟在风中翻卷。他俩也在挥舞帽子。久米不时地高喊“成濑！”琼斯狂吹口哨。你弟弟抡着手杖连喊“哥哥万岁！”……——一直持续到完全看不到你的身影。

临走时回头一看，那位外国长者还在呆望轮船出航的方向。与我同时回头的琼斯打着响指，用下巴指指那老外说什么“ He is a begger. ”

“啊 是个乞丐？！”

“就是乞丐。据说他每天在码头转悠。我常来这里，所以认得。”

随后，他便喋喋不休地论述日本人盲目崇拜礼服绅士的原由。我的伤感情绪由此遭到了破坏，更是无法“激情燃烧”。

听说，久米和松冈不久将以书面形式向你通报日本文坛近况。我也可能于近日写点儿东西。

大正五年（1916）九月

青 蛙

我横躺在席铺上，身边有一泓古塘。塘中青蛙很多。

古塘周围，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。对面有成排的高高白杨，在风中优雅地摇曳。白杨对面是初夏静谧的天空，总有玻璃碎片般的云朵在闪光。它们远比实景美丽，倒映在古塘水面。

青蛙整日在塘中不停地聒噪，“咕咕咕”、“呱呱呱”。乍一听似乎只是咕嘎的蛙鸣，其实却是激烈的论战。青蛙并不只在伊索寓言的时代开言。

芦叶上有一只青蛙，俨如大学教授一般发话。

“塘水为何而存在？是为我们青蛙游泳而存在。小虫为何而存在？是为我们青蛙果腹而存在。”

“呱——呱——”池中青蛙齐声高喊。水面映出蓝天草木，青蛙遍藏其中，赞同之声自然沸沸扬扬。

正在此时，白杨树下酣睡的青蛇被这“咕咕咕”、“呱呱呱”的聒噪吵醒。它扬起镰刀般的脖子向古塘望望，仍旧睡意矍眈地舔舔嘴唇。

“土地为何而存在？是为草木生长而存在。那么草木又是为谁而存在？是为给我们青蛙遮荫而存在。整个大地都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”

“呱——呱——”

青蛇第二次听到众口赞同之声，身子突然像鞭子一般僵直起来。随即缓缓爬向芦丛，警惕的黑眼炯炯窥视古塘之中。

芦叶上的青蛙仍然利口大开，振振有词。

“天空为何而存在？是为太阳高悬而存在。太阳为何而存在？是为晒干我们青蛙脊背而存在。整个天空都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塘水草木小虫土地天空太阳都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宇宙万象都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我向诸君阐明这个事实，同时衷心感谢为我们创造了整个宇宙的造物主。让我们赞美造物主吧！”

青蛙抬头望天眼珠一转，然后又利口大开。

“让我们赞美造物主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蛇头向前一蹿，高谈阔论的青蛙转眼就进了青蛇之口。

“呱呱呱——不得了啦！”

“咕咕咕——了不得啦！”

“不得了啦 呱呱呱、咕咕咕。”

在池中青蛙的惊叫声中，青蛇叼着青蛙隐入芦丛。此后，青蛙们乱成一锅粥，古塘发生了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恐慌。我听到其中一只年少青蛙哽咽着发话。

“塘水草木小虫土地天空太阳都为我们而存在，那青蛇呢？也是为我们而存在吗？”

“是的，青蛇也是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如果青蛇不吃青蛙，青蛙必定数量猛增。数量猛增的话，古塘——世界必定拥挤不堪。所以，青蛇才来吃我们。被蛇吃掉的青蛙，就算是为大家幸福而献身吧！是的，青蛇也是为我们青蛙而存在。世界万物都是为青蛙而存在。让我们赞美造物主吧！”我听到年纪

稍大的青蛙在回答。

大正六年（1917）九月